

初夏

□柳笛

别了春天的乍暖还寒,还没被盛夏的烁玉流金拥裹,这时日便是初夏了。

刚刚品尝了槐花麦饭的清香,又在忆想艾叶香粽的文化溯源,刚刚陶醉过油菜花的金黄,又在惊叹石榴花的火焰,刚刚踏过春日的芳草茵茵,又在喜悦小荷蜻蜓嬉戏的妙趣翩翩。仿佛迎春花金黄的小星星还在眼前晃动,仿佛柔曼的柳絮还在缠绵绵绵飘散深情,仿佛还能听见落红化作春泥的唏嘘,仿佛还在观赏燕子呢喃归巢的欢愉,初夏便从挂满枝头的葡萄间隙,从桃红柳绿的广漠原野,悄无声息地走来。

初夏的时光,总是那样不疾不徐,带点俏皮,带点浪漫,像在耳边轻轻响起一首清婉小曲,如痴如醉,像一个美丽无痕的春梦,亦真亦幻。

初夏的晨,是晴朗的晨,纯净的晨。天空像蓝玻璃般透明,望着那种通透,由不得想像小鸟一样投入那怀抱,自由自在地飞翔。清晨的鸟儿叫得欢畅,清晨的风儿吹得舒爽。这清晨的空气,像清冽的山泉涌进胸腔,一夜沉积在胸腔的污秽浊气,瞬间纤尘不染。那深深的吐纳中,好一个神清气爽!

初夏的风中,融汇着多重复合的馨郁,有一种微醺的温润。小草的清新,花开的芬芳,树丛野蒿的清香,在空中像光波一样荡漾,便有了初夏特有的味道。初夏,如果在树丛间细心聆听,那一声幼蝉的初鸣,带着一丝童稚的羞怯,清纯而柔软的声音,让人心头颤抖。那绝不是成熟后令人厌烦的聒噪,全没有盛夏时,人的忍无可忍,竟然会让人多少有点倾听的愿望。初夏的夜晚

也开始热闹了。雄性蟋蟀们在草丛里乐此不疲地鸣叫,发出爱的呐喊,雌性们顺着鸣叫声徐徐寻来,响应着爱的召唤。沉闷了一个冬天的青蛙,在田埂、水塘、荷下,抖落掉一身沉积的悲伤,引吭高歌,此消彼长。

初夏的雨,也有几分别致的韵味。一阵风吹来,一片云飘过,雨便掠过树木林梢,飘飘洒洒地落了下来。这雨,比不得春雨那样细如柔丝、温温雅雅,多了些许激情,少了一丝缠绵;比不得夏雨那样恣意、毛躁,含有一抹羞涩,带有一分温情;比不得秋雨那样成熟、凄婉,稍有一点率性,一点气盛;也比不得冬雨那样凛冽、冷酷,就像一个花季少女与一个鲁莽汉子的决然不同。初夏的雨,总有那么一点让人心疼而又留恋的感觉,是一种灵动、一种温馨、一种热烈、一种安宁,宛如莫扎特的小夜曲,既细腻轻灵又纯朴宽广,既温婉优雅又催人奋进。

初夏较春天,多了几分率真和明媚,多了几分热情和爽朗。在初夏,寻一段清静时光,约三五好友,走进秦岭峪口,踩着柔软的阡陌小道,感受生命的悸动和清欢,很有一点同学少年的味道。从敞亮的山地走进森林,更有一种妙不可言的幻觉。欢乐的思绪就像一个欢快的萤火虫,从一个光斑飞向另一个光斑,繁杂郁积的思绪会顿然消逝,心境会豁然开朗。没有了桃花的艳丽,走失了梨花的闹腾,眼眸中尽是绿肥红瘦,一幅幽静恬淡的迷人情境。森林中,千娇百媚的精灵挤到眼前,让人感受着内心的纯粹和喜悦。觅得清静去处,寻得农舍一厢,掬来山泉一瓮,举新

茶一杯,高山莹莹的氤氲,茗茶雅雅的清香,谈天说地的愉悦,便在山野茅舍袅袅荡漾。

初夏的夜,最适宜居于山野农舍,那是一种奇妙神秘的感受,一种静如月爽如风的体验。夜晚降临,一弯明月像个害羞的小姑娘从远山露出半张脸庞,神秘地窥视着人间大地山野万物,转瞬之间,它便如一个神秘的幽灵,跳上静谧的夜空,以它的晶莹纯净点亮夜空,给崇山峻岭披上银装。坐在寂寥的山岗,对着一轮明月,满天星斗,常有无边的思绪。时光如絮,岁月如流,生活的负重总是让人疲惫不堪,使人难以停下匆忙的脚步。在这初夏的夜,独坐山野,给身心一段放松,给灵魂一点安宁,清空俗念,让沉静拂去世俗烦恼的尘埃,让清风抚平心间曾经的忧伤,让泉水洗涤脑海往昔的琐碎,让星月伴随后日岁月的晴朗。也许,这种感受,在灯红酒绿的都市是难以体验到的。在城市夜晚的车水马龙中,匆忙的人群、疾驰的车流、喧嚣的声音、闪烁的霓虹,都会使美丽的初夏之夜变得混沌,变得惶惶。城市的光亮使我们看不清纯净的夜空,城市的喧嚣使我们听不到内心的声音。我们离大自然太远,以致于忘记了大自然的模样。

初夏是一段短暂时光,转瞬就会逝去,就如人的生命,顾不得细细思量,倏忽一去几十年。诚然,生命本是一次单向旅程,走去便没有归宿。不管这旅程是弯曲曲折还是平平坦坦,是风流洒脱还是才高运蹇,每一段过往都有每一段的美丽,都值得好好拥有和珍惜。但毕竟自然法则不可抗拒,无论是生命,还是这初夏。

我是秦岭里的一棵松

□田冲

风从东边吹来
我坚挺依旧
风从西边吹来
我依旧坚挺
我是秦岭里的一棵松
我站成了一棵威武不屈的倔强

我在这里站了很多年很多年
北下的风带着海洋的湿润
南下的风带着北方的严寒
我就在这里站着
在秦岭的深处站着

任凭南来北往的风
一年四季永不停息地吹拂

我是秦岭里的一棵松
我站成了挺拔的形象
我见证着沧海桑田
我见证着南来北往
我见证着秦岭北麓
那一栋栋别墅的兴建与拆除
我见证着绿水青山
就是金山银山幸福的模样

呦呦鹿鸣寄思念

□王雄文

陈忠实先生离开我们已六年,我总觉得,他那豪放而洪亮的声音常在耳边响起,他高大的形象也常在脑际浮现。他真诚厚道,对航天文学事业的支持和对文学新人的帮助更是让人难以忘怀。

我和陈忠实老师相识已近30年。1993年6月,他的《白鹿原》出版后,一时引起轰动,好评如潮,被誉为“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”。那年8月,我作为一家报社记者,到省作协采访陈老师。当时他已是省作协主席了,在院内北侧小楼一层办公,条件非常简陋,一张桌子、一把木座椅、一个简易沙发,墙角还靠着一张折叠的钢丝床,许多书籍堆在地上和沙发上。由于小说刚出版两个月,每天来的人很多,我们交谈不久,就有一拨人来洽谈合作事宜。陈老师最近来客特别多,有的要给书签名的,有的来商谈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,还有的要他讲课的。我们交谈了一会儿后,当我提出要拍一张照片时,陈老师说:“快照,快照,要不他们等不及了。”那次简短的交流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,他为人忠厚、朴实,和他的名字一样,平易近人,没有一点架子。

近20年后,也就是2012年的8月,在《白鹿原》电影即将上映之际,我又一次拜访了陈忠实老师。我向他汇报了工作转变情况,说现在已是一名航天人。他兴奋地说:“航天人了不起,航天事业撑起了祖国的脊梁,壮了国威,让世界都刮目相看。”他边说边把一本《白鹿原创作手记》签名赠我留作纪念。

陈忠实作为白鹿原人,与航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有一年,他为西安航天文学爱好者讲课。盛赞航天事业是“国家、民族的脊梁”,航天人在物欲横流的今天,仍然坚守着精神家园,不断追求真善美,这种精神文化支撑着航天人的价值取向、信仰与追求。后来,航天四院要为职工出

一本文学作品,让我与陈忠实老师联系,请他为书题词。我给陈老师打了电话,他欣然应允。过了几天,一幅“航天文学,净化灵魂”的大字呈现在面前。陈老师对航天文学事业的支持,给航天人以极大鼓舞。

陈忠实是文学大家,他常常为文学活动助力,不是扶持新手,就是奖掖后辈,有时人去不了,就发短信或打电话。一次,我和他谈到我们航天单位的文学爱好者想成立陕西航天作家协会,请他给予指导。他说:“这事你们筹备,到时我给你们祝贺就是了。”此话把我心里说得热乎乎的。

我从事航天建设工作多年,并和建筑有了很深的情缘,也常常为建筑报刊写稿,并担任专栏作家。2013年,陕西建筑报创刊60周年,当时总编辑有个设想,想请陈忠实给报纸题个词,于是我便给陈老师打了电话,说想请他赐个墨宝,他向我询问了报纸情况,高兴地说:“应该支持,表示祝贺。”过了两天,他打电话让我去取。“祝陕西建筑报创刊60周年,传承秦砖汉瓦,弘扬建筑文化”,端庄的大字,满纸的祝福,表达着一位文学大家对建筑媒体和建筑职工的一片深情。

2013年,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建筑科普的书,我将此事告诉了陈老师,他说:“这好啊,我题词祝贺你。”令我意外的是,先一天说的事,他第二天就写好了,并打电话说:“你到作协来拿。”他题的词是:“传播无声音乐,歌咏凝固诗篇”。这不仅是对我的鼓励,更是对建筑的赞美。此书从写作到审查出版有一个漫长的过程,真没有想到,这本书还在编辑之中,陈老师就离我们而去了,这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,留下了永远的痛。

一支巨笔著经典,千秋犹唱白鹿原。陈忠实老师虽然走了,可文学精神永恒,那原上的呦呦鹿鸣,就是我深深的思念。



生命的抗争 万文贤 摄

美人靠

□罗锦高

见到一道缝的天空;宅院内的生活设施周全,防火防盗有高高的马头墙,排水有天井地沟,饮用水有水井汲取,还增湿解暑的还有吸纳地气的小地洞。这个小洞开在屏风背后的过道,只有杯口粗,安全无虞,给居住的空间渗透出清凉湿气,其作用相当于现在的空调,尽管生活设施如此完备,只能供她吃住生活而已,而内心的渴望,只能晾在栏杆上。

她爬上楼梯,挨在木椅围栏落寞地坐着,等待光阴从她身旁悄然划过,用思念和期盼养育空落的心房。白天,她不敢待在临街木栏眺望,怕丢人眼,招来非议,只有等到夜晚,才独自凭栏看天、看星、赏月。年年岁岁,月圆月缺,春去春又来,多少个夜深,她还在那痴痴守望。一片片多情的月光,没能擦干她两腮的泪水;千重山、万道水,没能阻断她的思念。

盼归盼盼,日子还要过下去。女人结婚三个月,男人就外出到很远的地方做买卖,等了一年没有回来,又等了几年不见人影,她只好在家靠刺绣维持生计。每到年底,她便把积攒的余钱,用来买回珠子,因不识字,只好用珠子来计数别后的年月。后来,男人总算回来了,只见珠子不见人,不想曾为自己日思夜想的她已故三年。睹物思情,他把这些珠子串起来,以示众人,以示他的女人洁身自好,没有丢他的人。后来,人们把这珠子叫“记岁珠”。可怜的她,只尝了一个季节的甜蜜爱情,而后都是无端的孤寂与苦涩。

记得舒婷在上世纪80年代写过一首《神女

峰》:“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,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!”与其成为望夫石在悬崖上展览千年,无望地期盼所谓忠贞的虚名,而倚靠在男人肩膀哭泣的,是实实在在的爱心宣泄。而当年倚栏独处的女子,在她内心深处,何曾没有萌生过这个念头呢,可她把贞节和名声看得比命还重要,因此在苦苦苦盼中过活。

婚后若生有儿女,那日子倒还好些。孩儿的哭嚷打闹,家务琐事足以可以打发时光,她会把思念和期盼倾注在抚育子女、操持家务的事情上,即便男人回家次数少,尽管聚也匆匆,别也匆匆,但那日子是有盼头的,有盼头心里就是滋润的。男人在外赚钱养家,心里装着她和这个家,于是越活越有劲儿。要是男人在外面发了财,便可盖起高堂华屋,让家人过上好日子,住着一代一代人的梦。

然而,有些女人婚后没有子女,男人在外也混得不好,她守在家里盼等归人无音讯,盼等了好几年,最后等到的则是丈夫遇害的消息。无望的她,只好自叹命苦,今生不能为他生下一男半女,那就修来世吧,为他守节,为他撑持这个空洞的家,又怕日后招来是非麻烦,竟残酷地毁了自己姣好容颜,直到伺候公公婆婆终老,直到自己的生命之火全部熄灭。

先,徽州发达的商业和商业文化,无不是当地男人敢于远离家门,四处漂泊打拼的结果。金玉满堂成功者多,仅能维持温饱,或在外继续漂泊的也为数不少,客死他乡无人知,就如蜜蜂采蜜一样,因冻饿、病患、蛛网、鸟食而消失得无声无息。一旦得到口信传言男人死了,守活寡的女人便心灰意冷,心里原本塞得满满当当的惦念和希望全部落空了,她便从容地穿好衣服,梳理好头发,收拾齐整后,枯坐木椅,把木椅围栏当成男人的怀抱,她就坐在这虚幻的怀抱里。不进滴水粒米,慢慢闭上眼睛,坐成了让世俗乐眼看到,叫后人为之惋惜的贞节牌坊。村里给立的石牌坊,实为不幸人生的祭牌。

记忆的碎片

□朱金华

今天是我生日。

乳名春子,取自出生于春天之意,是否比照《说文解字》取“春阳普照,万物滋荣”之意就不得而知了。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,并未给我留下好印象,不光因了深刻体味过饥饿岁月里怎一个“饿”字了得,一年到头都在掰指头盘算两个日子——过生日、过年,更悲情母亲十多年前病逝在这个季节……

母亲是朴实的农村妇女,刚毅而慈爱,劳苦且隐忍。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争气倔强不畏权势,不识字断文却通透明理,虽疼爱我们,却显得比父亲更严厉。不管我们听不听,却总在我们姊妹跟前说见长辈要谦恭,见幼弱去搀扶,讲许多道理。

母亲不识字却敏于文字。剪鞋样儿从不用带字的纸张,也同父亲一样教导我们姊妹不许将带字的纸踩在脚下、坐在屁股底下,那样会有过意。父亲是个读书迷,业余时间唯读书为乐,读书愉悦着他的心扉。母亲卸下白天生产队里挣工分的辛苦,那工分上可是有着一年365天的充实,默默陪伴在父亲对面,纳鞋底、缝补衣裳,多少次睡梦中醒来,凝视着母亲的艰辛,她羸弱的身躯是怎样扛起这八口之家。我家老宅院落里有一棵麦杏树,每当麦季,满树橙黄果实,不知招来多少小伙伴羡慕目光。内心的优越感在不知不觉间膨胀,得意着伙伴们想得到一颗杏子要给我一捧猪草的交换,不大工夫,身不动膀不摇弄成瓷丁丁一篮子。本指望得到母亲的夸奖,孰料母亲探明原委,走上前来,照头就是一个“爆栗”,打得我眼冒金星不明就里。母亲愤慨地说:“自家院里的果子,又不用施肥松土,谁想吃给人家吃好了,谁稀罕你去摘东西,更何况你这是偷懒,是坐享其成,是不劳而获,仗势欺人……”

为此,我得到的惩罚是三年没吃上一颗杏子。

笑不一定是高兴,但流泪一定是伤心。当我为人父母的时候才明白,母亲是要让和我一样饥饿的孩子们能轻易得到一口好伙食。

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,从苦口婆心到言传身教,正是母亲的呵护陪伴,让我掂出清白做人的分量,知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的道理,涵养不屈秉性,执着于勇往直前奋斗不息。

生活水平的提高,再不是见面就问“吃了没”的尴尬无奈。我没有张狂到“做三十六”,也不曾“明九”“暗九”生日里冲冲喜,因为我知道儿的生日娘的难。倘若母亲健在,我会像我的儿子一样,每当日来临,假在母亲怀里说着感恩的话语,即使不在身边,也会在电话那头表达恩情,可我的生日,去哪里倾诉呢。

2016年在《西安日报》发表《生日》一文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早晨起床,餐桌已有一颗鸡蛋一杯鲜奶,生日里吃鸡蛋是自小长辈留下的规矩。昨日收到儿子礼品,是孩子凭借大学里优秀表现获得国家奖学金买的一双皮鞋,还有妻厨房里一阵忙碌精心烹饪的一桌菜肴。打开手机,就看到女儿发来的《礼物》,这是一份同金银珠宝好吃好喝好穿一样珍贵的礼品,是一个女儿用心倾诉给父亲的言语,是一个孩童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。36岁生日曾收到女儿赠送地用一双小手绘制的一幅画作,画面时常在眼前浮现。今天,我收到女儿的生日礼物是一篇散文《礼物》,文中语言和十多年前前画作画面在这一刻重合,泪眼模糊了视线……”

是呀,生日礼物的简单别致,正是母亲打小就教导的廉洁厚道,勤俭持家。这也算作是一种传承吧。

记忆的碎片在凝聚,母亲的形象渐渐高大、悠远……